

21 周一,上午九点五十分

新书试读



◆书名:《输赢2》
◆作者:付遥
◆出版社:中国商业出版社

一串狂吠随着阴风骤起,三人惊呼着调头奔跑,顾不上方向,踏着起伏不定的山路,没人黑漆漆的深夜。周锐停下脚步,发现失去骆驼的踪迹。他们循着原路边喊边找,终于在半人高的水渠中找到眼泪如珍珠坠落的骆驼。她鞋底折断,跳跃不灵,摔入水渠,脚腕肿得比刚才吃的馒头还高。

周锐和赵勇拽着骆驼奔波一夜,天亮才在红螺寺搭上公共汽车,将近十点才到达三元桥的中旅大厦。他们直奔三楼教室,赵勇贴在门缝向里面瞧,骆驼单脚跳过去,扶着他的肩膀偷看,会议室里雷励行正在讲话。“嘘,这些内容都要考试,我们必须进去。”

里面正在上课,周锐很想进去。“我们上一轮野外生存的分肯定垫底。”骆驼听出语气中细微的抱怨,向周锐抗议:“你们两个大男人,也不知道那是公狗母狗,转身就跑,一点风度都没有。”

“公狗母狗,真难听。”赵勇借力,转身去辩论。“别吵了,你们比讲课的嗓门都大。”周锐向门内看去,身体的重量全压在赵勇身上。雷励行极为重视这次培训,不仅设计拓展训练,还亲自传授课程,他走进学员之间:“你们想过没有,你们和捷科是什么关系?”

“员工和公司的关系。”一个弱智的答案引起大笑。“这又是什么关系?”雷励行不以为意,听见门外的争吵,快

提要:

骆驼抬头看见前方灯火,是不是到红螺寺了?周锐看手表,判断应该没有到达。“是户农家,哈哈,去老乡家吃点、喝点。”骆驼蹦蹦跳跳向农户跑去,翻上栅栏。

步走到门口,猛然拉开,门缝间露出三个脑袋。赵勇全靠右手拉门框来支撑身体,胳膊一闪,向下跌倒。骆驼从他头顶掀翻,脚腕剧烈疼痛,忍不住发出哎哟的声音。新人们见到滑稽的一幕,憋不住的笑声夺门而出。

“我知道。”赵勇尴尬地打招呼,慌不择言地将学校的知识交出来。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,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,公司与员工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。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要反抗,工人阶级必将成为资本家的掘墓人。”

赵勇觉得不妥,放软语气:“这是中学和大学课本里面讲的,不信您去查。”雷励行在魔鬼训练中极为严厉:“有人强迫你面试?逼你加入公司?你们在宾馆参加精心设计的培训,还要给我掘墓?”

骆驼见他真的生气,举手乖巧地回答:“我不同意赵勇同学的观点,我们毕业进入社会,公司就是发展事业的平台,而捷科就是最好的平台。”这段话与标准答案一模一样,雷励行怒火被浇熄,指着座位:“入座听课。”

课后,三人被留在教室,雷励行询问昨晚经过,并在计分卡上打了零分,只说了两个英文单词, No Excuse。骆驼瘸着腿,优雅地坐上课桌:“中国人为什么偏偏说英文呀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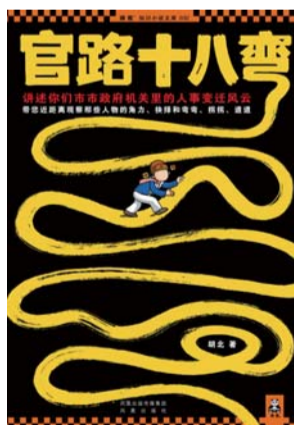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的意思是,不管青红皂白,反正就给你零分。”赵勇的理解不算不对。十分全丢,形势严峻,赵勇不以为然,学着骆驼的语气和表情调侃:“某人刚说过,捷科是我们发展事业最好的平台。”

周锐不想拌嘴,跳下桌子正襟危坐,翻开厚厚的资料开始补习上午的内容:“如果这次考砸,我们就卷铺盖走人。”赵勇一点都不怕:面试都闯过来了,还能在阴沟里面翻船?

不把没有受过完整训练的士兵送上战场,这是捷科的理念之一。用赵勇的话说,这就是正规军和土匪之间的区别。产品知识和销售技能全部压缩在新员工培训中,并反复考核,保持固定的淘汰率,把不适合销售的人拦截在外,魔鬼训练的名称不胫而走。

下期预告

22 周三,上午九点整



◆书名:《官路十八弯》
◆作者:胡北
◆出版社:凤凰出版社

果不其然,陈春方玩的是欲抑先扬的把戏。说了长长的一段废话,陈春方口也说了干,就灌了口茶润了润喉,这才水到渠成地引出自己的真实意图:“我个人也有个想法,自我感觉还是可行的,提出来供大家讨论……”

陈春方提出的“个人想法”,竟然就是田晓堂曾对姜珊说过的方案一,也就是包云河要求田晓堂遵照执行的那个意见。

陈春方话未说完,田晓堂就看见姜珊瞪大眼睛望着自己,那满眼的疑惑他不会读不懂,他想

她一定是不明白,陈春方的“个人想法”为何竟和他的方案惊人地一致。而他自己,也是满腹狐疑:陈春方的“个人想法”,为何竟和包云河的意见如出一辙呢?

他没时间细想这个问题,陈春方抛出了自己的“个人想法”,他不得不敷衍一番,表示将认真考虑。因为陈春方的节外生枝,研讨会未能达到预期效果。

散会之后,田晓堂再想刚才的疑惑,这才意识到,其实并非陈春方和包云河“英雄所见略同”,无意中想到一块去了,而是陈春方陈述

提要:

姜珊在发言中,自然投了赞成票,会议至此气氛相当融洽,田晓堂暗暗松了一口气。陈春方最后发言。他肯定了钟林阐述的方案,并且又在姜珊发言的基础上就方案内容充分阐述了一番。只是他越说越言过其实,田晓堂不由警觉起来,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

的“个人想法”,本来就是包云河的意见嘛。显然,包云河不仅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他田晓堂,也通过某种方式直接传达给了陈春方。陈春方在研讨会上不便直说“这是包局长钦定的方案”,只好谎称是自己的“个人想法”。

当天下午,陈春方早早地来到田晓堂的房间,说有事汇报。说笑了一阵,接着谈正事,陈春方说:“昨晚我跟你说过,有个重要工作要向你汇报,可因为你有了醉意,就没有汇报成。现在看来,昨天跟你汇报这个报,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
田晓堂顿时警惕起来,问:“到底是什么事呀?”陈春方却不直接讲,只是问:“钟林拿出的那个方案,你向包局长报告过吗?他是什么态度呢?难道他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意见吗?”

陈春方的口气竟然有了咄咄逼人的味道,田晓堂满面笑容地望着陈春方,不紧不慢地说:“包局长和我怎么商量工作,是市局

领导班子内部的事情,也不宜对你公开呀。”他的口气似乎还客气,但说出的话分量却不轻。陈春方愣住了,可能是没想到田晓堂会拉下脸面,这么软中带硬地教训他。他顿时感到有些尴尬,想辩解几句,多少挽回些面子,可嚷嚷着嘴巴,又不知说什么好。田晓堂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和回旋的余地,接着又道:“我下午还要出去,你若没别的事了,就请回去忙你的去吧。”田晓堂下了逐客令,陈春方哪好再逗留,只得带着满心的懊丧,灰溜溜地走了。

陈春方走后,田晓堂仍然余怒未消。他看不惯陈春方这样的人,对这种人却又无可奈何。他想,陈春方下午只怕会打电话将研讨会上的详情报告给包云河,甚至会在包云河那里告自己的刁状。眼下,他得抓紧时间,尽快见到包云河,做好劝说工作。事不宜迟,他立即拿起手机与付全有联系,打听包局长今明两天有没有在

13 福祸相依

提要:

在卫生局而言,尽管另外的候选人也有来走上层路线做工作的,但这些搞业务出身的人在这方面都不是太在行,所以运作力度都不算太大,二院又不是西山最重要的医院,因此无论提谁都不致触及背后的背景。

西娟出了谈话的房间,一路遇到的所有人,以及接连打来的各路电话,都在恭喜她。西娟有点哭笑不得。如此想了半晌,便伸手拨通了孙健的电话,开门见山道:“老孙,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孙健却嘿嘿笑道:“回家再说吧,反正不是坏事。”

回头孙健把自己的上层管线对她大致说了一下,但不具体。西娟也没多问,反正明白了就是。至于西娟这次的事,倒也并非完全生拉硬拽,而是医院里的确需要提拔一个分管业务的副院长,便向卫生局上报了若干候选人,而西娟的确不是最初的热门人选。

孙健在偶然得知这一消息后,都没必要动用万铜,而只是跟金秘书打了个招呼,金秘书便给卫生局轻描淡写的打了个电话。

这样一来,将孟西娟调到候选前列便不是什么难事。而且再一看西娟多年来的工作业绩,简直一个当代难得的行业典范啊,不提拔这样的人还能提拔谁?所以,一切都顺理成章,主要还是你自身太优秀,孙健这样解释说。

“你告诉我,前段时间你跟我保持这种地下式的关系,是不是就是

为今天的这种考虑?”西娟道。“也不能说一开始就想得那么多,保持的地下式关系,更主要还是我们间的故事太戏剧性,所以不想太招摇。”孙健道,“这次的机会纯属锦上添花。”

随后西娟又问:“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再娶我?”孙健道:“你忘了,我们还有个问题需要考虑,就是两个孩子。我家闺女这些年一直有点不靠谱,我担心要是很快跟你成为一家人之后,别让她影响了你家里人。”

西娟半张着嘴,呆了足有好几分钟。然后,两行眼泪流在脸上:“你这个当兵的,光知道替我打算了,就不为自己想想吗?”

两个月后的一天,孙健在红英的住处。红英问道:“怎么会想起来我这儿了?”孙健掏出张银行卡递给她:“你拿去开个自己的店吧,密码是你的生日。”红英却也没了声音。孙健抬头看她,原来她在流泪。随后她很认真的说:“这就算我借你的钱了。我有把握在一年内就还给你。”孙健道:“那个不急,只要你能干好就行。”

红英道:“你在我这儿吃饭吧,是不是都快忘记我做的菜什么味了?等我到门口买点菜,一会就回来。”孙健正好打几个电话。先是老六告诉孙健,在最近一次教育系统的招标中,有点新情况,接触到一个专做电教器材的公司,其代理的产品没什么问题,但那老板,你猜是谁?陆宽。三哥你说,跟不跟这人合作?或者,修理他一下?

孙健听罢闭上眼,停了一会,说:“就给他这次机会吧。条件上也可以让些步。”稍后又补充道:“就这一次。”又拨通了西娟的电话。响了几声后,却被掐断了。孙健马上明白,一定又是在开会。

片刻后,短信来了:“在听个枯燥的报告呢。都是你给我找的好差使,坏蛋。”孙健凝视着沉吟了一会,回道:“我也后悔了,看你现在忙得连回家做饭的时间都没有。”西娟很快又回复道:“对不起呀,亏待你这个大兵了。今天我就回去给你做饭。你先买点菜吧,想吃点什么。”

下期预告

14 天黑路滑,人心复杂



◆书名:《中年残暴》
◆作者:老象
◆出版社: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日识一字

发音: péng

谐音:鹏

释义:1.兽毛蓬松的样子:“有~者狐,率彼幽草。”

2.草茂盛的样子。3.古书上说的一种草。4.姓。

用法:(形)同本义,草茂密的样子。

我行其野,芄芄其妻。——《诗·邶风·载驰》

常用词组:芄芄(草木茂美的样子)

11 想为民作主,偏偏屡受阻

提要:

姜珊在发言中,自然投了赞成票,会议至此气氛相当融洽,田晓堂暗暗松了一口气。陈春方最后发言。他肯定了钟林阐述的方案,并且又在姜珊发言的基础上就方案内容充分阐述了一番。只是他越说越言过其实,田晓堂不由警觉起来,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

的“个人想法”,本来就是包云河的意见嘛。显然,包云河不仅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他田晓堂,也通过某种方式直接传达给了陈春方。陈春方在研讨会上不便直说“这是包局长钦定的方案”,只好谎称是自己的“个人想法”。

当天下午,陈春方早早地来到田晓堂的房间,说有事汇报。说笑了一阵,接着谈正事,陈春方说:“昨晚我跟你说过,有个重要工作要向你汇报,可因为你有了醉意,就没有汇报成。现在看来,昨天跟你汇报这个报,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
田晓堂顿时警惕起来,问:“到底是什么事呀?”陈春方却不直接讲,只是问:“钟林拿出的那个方案,你向包局长报告过吗?他是什么态度呢?难道他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意见吗?”

陈春方的口气竟然有了咄咄逼人的味道,田晓堂满面笑容地望着陈春方,不紧不慢地说:“包局长和我怎么商量工作,是市局

领导班子内部的事情,也不宜对你公开呀。”他的口气似乎还客气,但说出的话分量却不轻。陈春方愣住了,可能是没想到田晓堂会拉下脸面,这么软中带硬地教训他。他顿时感到有些尴尬,想辩解几句,多少挽回些面子,可嚷嚷着嘴巴,又不知说什么好。田晓堂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和回旋的余地,接着又道:“我下午还要出去,你若没别的事了,就请回去忙你的去吧。”田晓堂下了逐客令,陈春方哪好再逗留,只得带着满心的懊丧,灰溜溜地走了。

陈春方走后,田晓堂仍然余怒未消。他看不惯陈春方这样的人,对这种人却又无可奈何。他想,陈春方下午只怕会打电话将研讨会上的详情报告给包云河,甚至会在包云河那里告自己的刁状。眼下,他得抓紧时间,尽快见到包云河,做好劝说工作。事不宜迟,他立即拿起手机与付全有联系,打听包局长今明两天有没有在

市政府开会,明天上午可能到局里办公。田晓堂想了想,便决定今天晚上赶回市里,明天上午去包云河的办公室向他汇报。

而今天下午,田晓堂还想去找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华世达。找他的目的,除了向他汇报规划方案制订的情况,以示对他的尊重以外,田晓堂还想说服华世达支持方案二。

田晓堂直接拨通了华世达的手机,说想过去拜访,华世达很干脆地说:“我下午4点钟还有个协调会,这之前刚好有点空,你现在就过来吧。”田晓堂看了看时间,已经3点多了,忙叫上甘来生,驱车来到县政府大院,不想华世达的办公室已进去了一个人,田晓堂只得先坐在秘书科等候。一刻钟后,那个人从华世达的办公室出来了,田晓堂赶紧钻了进去。

下期预告

12 局长司机的心事